



●曲艺界：

讽刺说成表扬，习惯了

“相声、小品类的曲艺本是走不进上层、精英视野的市井之作，因为贴近草根百姓，所以拥有蓬勃的生命力。现在好作品缺少的根本性原因，是作者、表演者跟老百姓情感疏远了，自以为成了所谓的“艺术家”。文艺座谈会是一记棒喝，让文艺圈很多人回头自我审视，从而回归艺术本体，但深入生活是长久乃至永恒的事情，创作接地气的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当下有些人急于求成，其实变成了另一种迎合。”

——孙立生(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)

姜昆：不蒸馒头争口气，不当领导当演员。2015年姜昆启动了个人相声专场巡演，《虎口遐想》成了《虎口遐想》，反腐紧贴潮流，力争找回场子，但是，咋没掀起太大水花呢？最后他还是没忘加了个歌功颂德的作品——《世纪颂歌》，理解，这么多年，可能也是习惯了。

郭德纲：消停了？太忙了！在《我为喜剧狂》当导师，在《大国文化》当主持，在《爆笑堂之德云社专场》当嘉宾，还要自己办个脱口秀《纲到你身边》。不久前，领了个电影届的“跨界导演奖”。说相声都得抽空，别提骂人了。对了，郭老板还卖面膜呢。

尹琪：赵本山低调了，御用编剧也跨界了。没法“不差钱”了，所以就“废柴兄弟”了。以北漂青年艰辛创业史为题材的《废柴兄弟》受到欢迎，归根结底是演到观众心坎儿里去了，走心了。

苗阜、王声：反腐相声没火起来，说反腐相声的人火了，不过人家只想安静地做个创作型美男子。“再不讲道理，都以为相声是段子了。”

赵本山：大叔忙啥呢？啥也不忙，歇着！从官员昔日主动敬酒，到今朝避之唯恐不及，他也从私人飞机上下来，到舞台上跟着民乐团一起拉二胡。“我就是一名演员。”转来转去，现在总算找准了位置。

●文学：

不说的不说，打仗的打仗

“近五年的文学，呈现出‘和’的状态。没有轰动效应反而应成为文学的常态，这不代表文学的没落。从40后到50后到80后，代际之间整体结构趋向完整。文学的壁垒被打破，成为一个流动性的领域，跨界性东西增加，商业与文学互相借鉴技巧。”

——马兵(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)

莫言：不说不说就不说，守口如瓶是美德。诺奖得主沉寂了两三年，现在，终于有朋友说他已经开始写新书了。

严歌苓：有哪个纯文学作家比她更高产吗？去年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后，今年又开写一部《护士万红》，写写写，业界劳模就给她了。

刘慈欣：写书之外活动多多。最近他要给腾讯手游写世界观脚本了，大刘干这个，应该挺适合。

张嘉佳：哪个赚钱干哪个，比起小说，他更青睐电影。2015年，他打算写三四个剧本，没时间写小说。

江南：曾经的作家首富，《龙族》要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了，他还是比较享受码字的过程。同时更新着《天之炽·女武神》和《龙族》两本书，也是蛮拼的。

柳忠秧、方方：这对冤家终于闹上了法庭，由口水仗升级到打官司。

●影视：

于正要做好人了

“过多负面新闻曝光后，广电禁用污点艺人，这条举措让圈内的秩序自发调整。片商谨慎选择演员、签订拍摄合约，已经日趋普遍。不正之风在改正，整个圈内越来越自制了。”

——刘嘉殷(导演)

于正：去年，输了一场官司，今年，还有一场在等着。不知道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，他说自己要反思了，为年少轻狂，口不择言买单。不过这次他搭上了导演胡玫，要拍历史大戏《帝国黄昏》。“力图拍出厚重和好看的感觉。”他跟厚重这个词搭调吗？观众不禁怀疑。

郭敬明：《幻城》出了网游，《小时代》要拍音乐剧，《爵迹》又要拍电影了，导演，还是他自己。虽然最近刚拿了金扫帚奖，但是扫不掉人家的钱运。有人追捧，就是任性。

张歆艺：“拒绝毒品，不服来验！”八卦躺枪后，她在微博上如此澄清。

陈凯歌：刚拍完新片《道士下山》，下一部，陈导演说想拍雾霾呢。

张艺谋：《归来》之后，老谋子又开始搞大制作了，果然大场面才是最爱的。这次是在长城上，刘德华和好莱坞影星马特达蒙一起开打。刚过完65岁生日，老谋子戴着鸭舌帽挺开心。

六小龄童：今年他56岁了，据说还没演够猴哥，想拍《西游记》3D电影。他打算弄一堆国际友人捧场，比如二郎神找韩国男星，各路斗法的神仙妖怪是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印度、尼泊尔、韩国、日本、泰国、越南各国人全都有。观众们估计看脸就晕了，但猴王觉得，只有这样《西游记》才能被世界接受。

●音乐界：

都去打酱油了

“唱片已经没有市场了，不得不在推新上转型。所以现在很多歌手通过选秀，网络平台走红，这导致选拔新人成了娱乐化、商业性的活动，专业性已经退居次要地位。具有独特艺术性的音乐，始终在小众圈子内传播，因此艺术性和商业性很难中和。”

——李如春(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)

李健：十足的高冷范儿，面对鲜花粉丝钞票，人家直接抛来一句“我不喜欢这个行业，只是简单的唱歌和作曲”。不管真的假的，所谓“男神”养眼就好，不问出处。

李玉刚：出家的风波刚尘埃落定，高龄失恋，事业不顺，宣传炒作的猜想还在火热，李玉刚画风一变，自导自演集舞台剧、歌剧、音乐剧于一身的《昭君出塞》，向着国际范儿迈进。

周杰伦：周董当爸爸了，承载着年少时光的偶像随着青春的消逝也长大了。但周董的歌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年轮而改变，不断推出的新歌总

的……就像2015年的四分之一过去了，文化圈的大咖小咖们都在干什么呢？瞎忙的、闭眼的、低调的、张扬的、热炒的、围观的、遗忘的、消费的……就《清明上河图》一幅画里的人生百态，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陈玮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

文化版『清明上河图』

感觉在过去的漩涡中沦陷。面对“走下坡路”的评价，周董说一定会优雅地说再见。转型幕后，担任导师，经营餐厅，不知道这些算不算“优雅的再见”。

筷子兄弟：今年春晚最大的盛事，莫过于广场舞派两大掌门强强联盟，《最炫民族风》与《小苹果》合璧，让筷子兄弟又大火一把。不过堂堂掌门，不时在《天将雄狮》中打个酱油，或在《奔跑吧兄弟》献唱做个陪衬，与他的作品一样快销着。啥时候还能像《老男孩》《父亲》时那样走心呢？

●文化批评界：

不是乱说，就是不痛不痒地说

“互联网上的‘群众批评家’风起云涌，构成“大众批评”的喧嚣潮流，而在这样的口水批评中，职业批评家的声音日益微弱。他们最终沉没在“骂客”和“哄客”的洪流之中，变得杳无踪迹。”

——朱大可(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)

肖鹰：从去年9月开始，他跑去各大高校讲《当下文化病态批评》，死磕韩寒、郭敬明，痛心疾首。最近，他又开始刷屏崔永元，讽刺他是“崔三多造孽”：造谣太多，烂言太多，丢丑太多。人参鸡汤越炖越烂，肖教授的炮火依然猛得很。

张颐武：一如既往，啥事都能说上几句，从中国梦到春晚节目到网络文学到综艺节目到媒体转型，观点总是温和的，不愿得罪人是老习惯。

鹦鹉史航：微博上的刷屏先生，话唠，随意，想评啥就评啥。有时候也跟网友对骂，依稀当年“骂神”的风采。

●草根界：

成名了，躲躲清静吧

“伴随着一个个带有娱乐性的话题，人们去关注诗歌、文学、音乐，但是专业人士大多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，认为他们的热并不代表圈内的真相。作为文化消费主义的对象，大众更多关注他们身上的话题，以及背后隐藏的励志故事，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。”

——马兵(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)

余秀华：她快马加鞭出了两本书，跟着书商到处去做活动。群访、访谈、纪录片——跟无数的记者打交道。懒得回答问题，就反问、调戏。在北大未名湖畔念诗，拉着男生跳舞，在深圳参加诗歌节，去香港跟冯唐一起做访谈。成名后时代充满马不停蹄的喧嚣。“最近太累了。”她说。

庞麦郎：一曲红罢，却几乎没有任何商演，他跑了。《惊惶庞麦郎》转疯了，他跳出来，否认否认再否认。最近，网易游戏《恶魔不要啊》终于把他扒拉出来了，打出“宇宙神曲第一人献唱全新鬼魅杰伦风同名神曲，洗脑魔音”的招牌。他化了妆，掩盖掉眼袋和黑眼圈，跟配唱的另一名网络红人拍情侣照，面无表情。

朱之文：大衣哥搬了新家，拉着媳妇拍照秀恩爱；发了自传《泥土在唱歌》，两天发售两千本。演唱邀约没有那么多频繁了，有时候参加些活动，有时候去村镇献献爱心。家门口经常有外来的人蹲着，有来讨教唱歌技术的民间音乐爱好者，有来求签名的粉丝。这时候，他喜欢跑到河边走走，躲一躲清静。